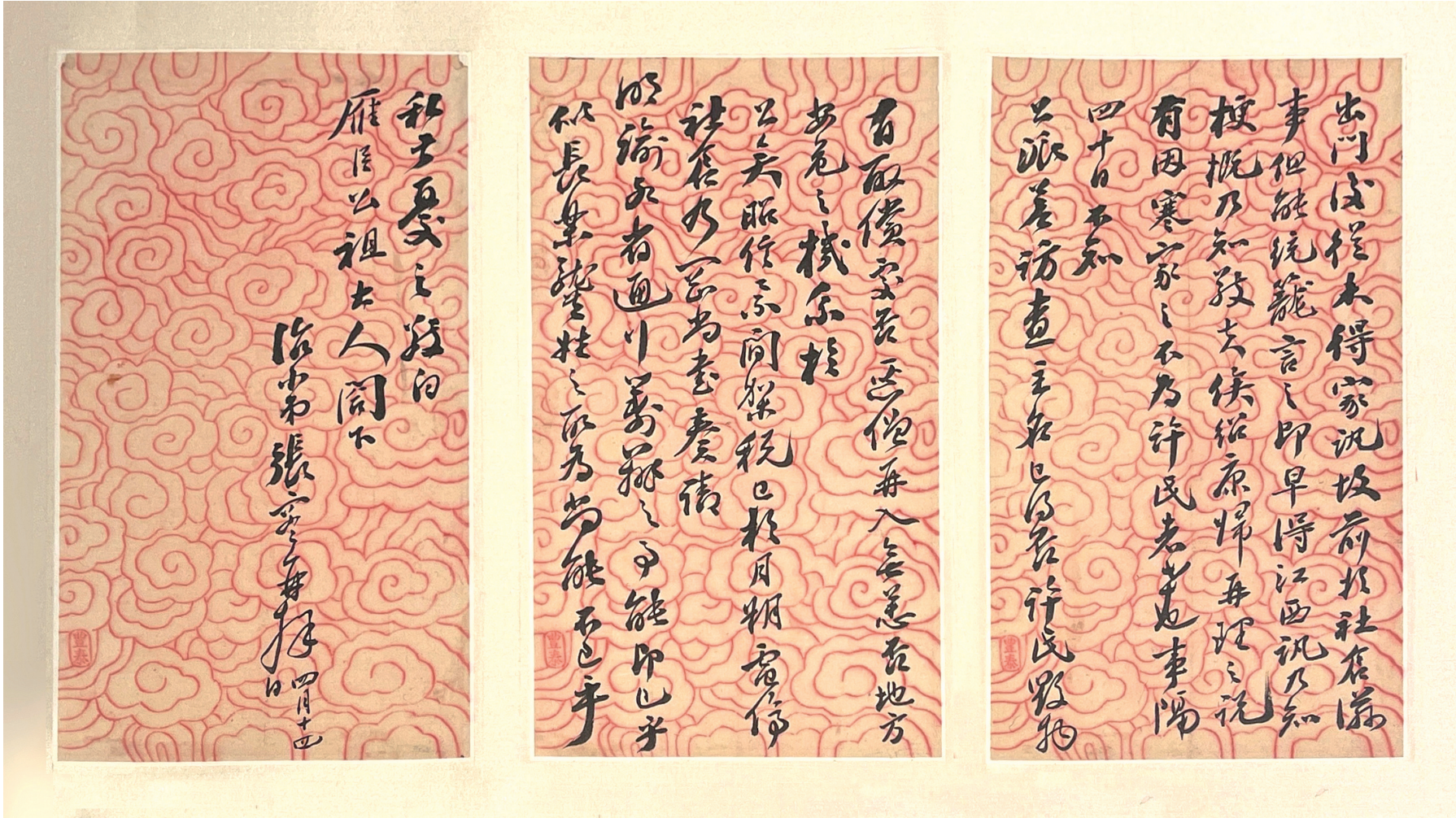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人物

张謇写给王宾的一封信

□赵鹏

王宾接张謇信后是如何处理这起社会滋事案的,尚未看到相关材料,不过他因此重视社仓的建设却可以肯定,不仅帮助东家恢复常乐社仓,还广劝其他地方创设社仓。



张謇致王宾信札

友人在宝岛参观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的展览,看到几件张謇的作品,发来图片。其中有一通张謇写给王宾(雁臣)的信函让我感到兴奋,因为我知道张謇和王宾曾有较近的交往,然而存世的实物信件却稀如星凤,如今一旦得见,何况更是《张謇全集》未收的佚函,自然是乐不可支。

先将这通信函全文抄录于下:
出门后从未得家讯,故于社仓滋事,但能统笔言之。即早得江西讯,乃知梗概,乃知散夫侯绍康归再理之说有因。寒家之不为许氏者,幸也。事隔四十日,不知公派差访查主名已得否?许氏毁物有取偿处否?恶僧再入无恙否?地方安危之机,系于公矣。昭信票、间架税已于月朔电停,社仓乃则尚书奏请明谕各省通行筹办之事,能即已乎?似长乐葬地之所为,尚能不已乎?私甚忧之。敬白雁臣公祖大人阁下。治小弟张謇再拜,四月十日。

信的内容很明确,是催促王宾处理家乡常乐的社仓被毁事件。因为内容明确,所以信的年代也可以确知是光绪二十四年,而写信的时候张謇人在京城。王宾是安徽霍邱人,当时任海门隶厅同知,是海门的最高行政长官,所以张謇称他为“公祖大人”,而自称“治小弟”。

光绪二十年张謇考中状元,供职于翰林院,却遭父丧而告假回里守孝。及至三年期满,本应回京销假,只因此期间受命创办纱厂,事烦而脱身不得,故一直

拖延,直到本年闰三月初四日才离家赴京。常乐的社仓滋事案就发生在张謇离家五天后。

社仓又称义仓,是古代地方上通过募集资金储存粮食,以备救助饥荒的一种民间慈善设置,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倡办的崇安县五夫社仓就很有名。张謇受朱熹影响在家乡筹办社仓,应是很早就有打算的,看他的日记,光绪十年三月二十五日记:“拟立社仓,与叔英议。”次年四月十日记:“与馥畴、敬夫定社仓事。”七月十六日又记:“通海水灾,社仓之举目前不能试办,为之焦灼。”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更记:“室人定明岁捐谷倡社仓之议,其实我无一钱可恃也。”这事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初才得到落实,此年正月二日记:“定社仓基、晒场。”次日又记:“拟社仓章程三十条。”二十六日还记:“作举办社仓公禀。”不谓到了闰三月九日,就有“闻长乐镇乡民因社仓滋事,毁许聘三之家”的记录。

张謇的《啬翁自订年谱》也提到这个社仓事件,如光绪二十四正月的:“营所居常乐镇二十八圩社仓。”闰三月的:“常乐乡民误会社仓意,毁仓董许聘三之家。”却是语焉不详。就在张謇于京师写信给王宾的同一天,他还专门写过一篇《海门社仓滋事略》,两年后更写过一篇《社仓记》,可惜这两文都没有能够看到。尽管如此,刘伟编纂的《续海门厅图志》里,还是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个社仓,这儿摘抄部分:“先是张謇、张

謇在常乐镇,师朱子社仓储麦备荒,以附镇二十八圩为界,中小户各量亩入其所获之若干,大户例麦外特输,以先储六百石为额,捐募银一千一百三十元。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,就东市关庙旁隙地建仓,浚河增基,缭垣筑场,凡屋六楹,九月工竣。事属创举,其冬为无赖煽逼,纠众捣毁。同知王宾惜其不成,又鉴于二十三年大水为灾,轸念民食,力持毋挠于无识者之梗而中辍,谓救荒要政,宜推行达乎四境,乃逮滋事者,责以修葺,于是常乐社仓得于二十六年春废而复举。”这段记述总体应该有据,只是具体时间有部分讹误,如说正月始建社仓,九月工竣,冬季被无赖捣毁,而张謇所记社仓滋事,明明发生在闰三月,何况四月十四日张謇写信给王宾,已在催促他处理此事了。

信中提到了几个人物,其中“敬夫”即世居通州姜灶港的布商沈燮钧,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时的重要助手。“绍康”乃海门人龚世清,他是拔贡出身,曾于河南巡抚处办文案,还代理过武安县事,政声颇佳。“许氏”即本次因社仓事件而遭毁家的仓董许聘三。“恶僧”不知名字,估计是社仓一旁关庙里的和尚,因建仓而妨害庙产,故于此次一同难堪。还有一个“长乐龚姓”,应就是这次阻挡建造社仓的主要肇事者,此人可能与龚绍康同一家族,张謇信中说“乃知敬夫侯绍康归再理之说有因”,即沈敬夫要等龚绍康回来后再行处理肇事者,其“因”想来就是有这样一层家族关系。

姚家沟与古家楼

□林炳堂

了,泳技也有了提高。更有趣的是,小伙伴们在水中玩捉迷藏。一人潜入水中,几人猜测游到冒头的地方,一冒头即逮住算赢,没抓住算输。有几个游技高超的大小孩,一口气要潜上半河,常常让逮他的小伙伴们扑空,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姚家沟里有鱼蟹。游累了孩子就在沟边捞鱼摸蟹。茂盛的芦苇是躲藏鱼蟹的好地方。大家就顺着沟边芦苇摸过去,一会儿就抓到一条“老板塔”(鲫鱼),一会儿又逮住一只大螃蟹,河面上激起一阵阵欢乐。如鱼蟹弄得多一些,就在邻居家里煮一下,大家可美餐一顿,其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

那时冬天比较寒冷,姚家沟常结成厚厚的冰冻,小伙伴们就在河面上溜冰,相互追逐玩耍。滑倒了爬起来再滑,毫不在乎。有的撬起一块冰,用刀削成圆形,中间开个孔,用细绳穿过孔,两边系着两根粗芦头或小竹头,然后在冰面上推起了冻车。一人做成,竞相效仿,于是冰面上冻车竟相追逐,大家你追我赶,额头上冒着热气,寒冷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在农业学大寨冲高沙土中,姚家沟被填埋了。

姚家沟往南不远处就是古家楼。这是一幢明三暗五两层楼房,前有走

另外还有一个“刚尚书”,乃满洲镶黄旗人刚毅,其时任刑部尚书。据《清实录》,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四日谕内阁云:“刚毅奏,各省常平社仓久同虚设,民间义仓必应劝办。每处每年积数千石,三年数逾万石,虽遇奇荒,小民不至失所等语。各省积谷,为备荒要政,既据该尚书详陈办法,必应实力举行。著各督抚严飭所属劝谕绅民,广为劝办,不得以一塞奏责。”这是鼓励民间创办社仓。张謇信中的“昭信票、间架税已于月朔电停,社仓乃则尚书奏请明谕各省通行筹办之事,能即已乎”是在反问,说那扰害民生的昭信票和间架税在月初都被叫停,而谕令推广的社仓岂能也跟着停办?

通过以上梳理,这社仓的大致情况可以明晓。先是张謇发起创设社仓,不料里中龚某有误解,纠众阻挠,甚至捣毁仓董许聘三的家。张謇闻讯曾致函王宾,但事件发生时自己已离家往京,情况不明,故讲得含糊。及至到京后,得到时在江西做官的三兄张謇的来信,这才明白事件详情,为此他再致信王宾,望其从快处理,以致有“地方安危之机,系于公矣”之语。

王宾接张謇信后是如何处理这起社仓滋事案的,尚未看到相关材料,不过他因此重视社仓的建设却可以肯定,不仅帮助张謇恢复常乐社仓,还广劝其他地方创设社仓。海门社仓,自光绪二十四年张謇首创起,至光绪三十年共有三十三座,而除去汲棚镇仓一座成于王宾的后任梁孝熊时,其余都是王宾任内建的,并且建起汲棚镇仓以后就再无继续者,宜乎刘伟在志书上感慨:“政以人举,不其然欤?”

廊,楼房高大宽阔,山墙上布满铁爪钉,十分坚固,是镇上最高的建筑。相传,古家也是个盐商,是从广东迁徙而来。当年在楼房的东边有块堆放盐包的广场,盐堆小山似的矗立着,看来古家盐生意做得蛮大的,不然怎么会建起这么气派的楼房。从我记事起,古家楼已无人居住,楼房空关着。小伙伴们围着楼房躲猫猫,有人竟越墙躲进楼内,任你怎么找也找不到,寻找人急了说不玩了,那人才乖乖地跑了出来。有时,大家结伴翻过围墙,登上楼顶,繁荣的街景和白练般的运盐河尽收眼底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忽然有一天,天刮大风,楼房里发出阵阵古怪声音,并有泥块从楼内抛出,一位迷信职业者前来观测,说是阴兵在此打仗,说得周边群众毛骨悚然,纷纷避而远之。小孩害怕得不敢再靠近它。一时楼房空空荡荡,阴气沉沉。新中国成立初,镇上来了解放军,因靠近黄海,要在镇上设个瞭望台,便选择古家楼这一高处。自从来了解放军,楼房充满了生气。解放军天天出操,声震四野,威武雄壮。瞭望台设在楼顶,天天有人值班观望。从此,大家也不再惧怕了,常去那儿玩。后来,古家楼又做过税务所、广播站,“文革”期间被政府拆除。

时世沧桑,姚家沟与古家楼虽然消失了,可它作为包场镇曾经的显著地标,将永远留在古镇人们的记忆里。

史海回眸

腊月习俗种种

□何台

农历腊月初八往后,过年的气氛就越来越浓了。腊月初八,传为释迦牟尼得道成佛日。各地僧尼取香谷杂粮煮粥斋佛,同时奉赠官府和施主,以示纪念。民间仿效成俗,称为“腊八粥”。南通北三县多用糯米、黄豆、红枣、栗子、花生米、莲子、银耳、白果、薏苡仁、杏仁等,或杂以青菜、黄芽菜加盐、油做成咸腊八粥;或加入红糖做成甜腊八粥。有些考究的人家,还在粥里掺入海参及各种肉类。此俗传承至今,而腊八粥已更其原意而成为风味食品。

过去,进入腊月,对富裕的自耕农和小康人家来说,就要准备置办各类年货了。集镇上,南货店、茶食店生意兴隆;理发店、洗澡馆子日夜忙碌。而对贫苦人,尤其是那些贫苦的债务人来说,农历腊月是最艰难的日子,放高利贷的人催债讨债逼债,逼得欠债的人喘不过气来。有些债务人借钱的时候也不考虑偿还能力,钞票借到手,如同饮鸩止渴。到了腊月,便东躲西藏。临近春节,债主则到欠债人家中坐家逼债。欠债的人有的东挪西借偿还一部分;有的被迫把利钱算进本金重立借据,利上滚利;有的向债主说好话,赔笑脸,仍难得到债主的谅解,只得避而不见,以致有的投河、上吊、割手腕,走上绝路。旧时,南通城乡流传着几句顺口溜:“头一个腊八(腊月八日)犹自可,第二个腊八(腊月十八日)如烧火,第三个腊八(腊月二十八日)没处躲。”就是贫苦债务人窘况的真实写照。

农历腊月二十日向后,称为“腊月黄天”,此日往后,一切都该妥妥帖帖,邻里以和为贵,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口舌,大人小孩要小心谨慎,千万不能说不吉利不恭敬的话语。若是小孩无意中说了不吉利的话,大人要赶紧“吓吓”地往地上吐痰,口袋里抽出一张草纸来,在小孩的嘴巴上使劲一抹,说:拿草纸擦干净,擦干净,小孩说的话是放屁,当不得真。据说,这样做了一番,那不吉利的话招来的晦气就化解了。

古人称腊月二十四日为“小年”。旧俗在是日晚间,家家户户要祭祀灶神,俗称“送灶”。旧时还有“官(军)三民四”之说,即卫籍(军籍)的在腊月二十三日送灶,民籍在腊月二十四日送灶。灶神神祇砌在各户灶台上,两旁贴有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的对联,正中贴有灶神的画像。送灶时由男性长者主持祭祀仪式。在祭祀前,用买来的“灶疏”填上家长姓名、年龄、籍贯和家中人口;在灶台上供上“元宝灶饭花”(缀有白果、红枣或赤豆的糯米饭上插上柏枝、扎花)、米粉灶团、糕、麦芽糖(以求粘住灶神嘴巴,免其说坏话)、酒糟(以求灶神酒醉不醒,免其说坏话)。焚香烧纸钱时,将灶神像放在灶马上,与“灶疏”一齐烧掉。至大年三十夜,再接灶神回府。送灶的翌日,家家掸堂尘、洗被服,刷墙壁,称为“掸尘”。今城镇人家住的单元套间房子无灶台,此俗也无以流传,唯各户多仍于是日吃糯米饭,适当增加一点佳肴,农村人家此俗也已淡化。但无论城乡,作为卫生习惯的掸尘之俗,至今流传不衰。

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为除夕。腊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烧经祭祖。除夕日去除旧门神、旧春联,换贴新门神、新春联。用蒲包藏痒灰(右灰),在自家天井、家门口和打谷场上印出圆滚滚的“囤子”(称为“打囤子”),囤子四周画上“折子(囤粮的长芦席)”“天梯”“扁担”“笆斗”“箩筐”等等,囤子中间画上古铜钱或双鱼图案,预祝来年丰收。田角、灰堆和菜园等处插上“红绿招财”,俗称“封田”。晚上,全家共饮守岁酒,欢声笑语,乐趣盎然。长辈给晚辈压岁钱,并嘱小孩此后数日忌秽语,洗脸水、洗脚水勿随地泼洒。还有接灶、接天地之俗。除夕夜债主提着灯笼开始逼债,债务人则找一处无人到的角落躲藏起来,谓之躲祟(岁)。新中国成立后,多于此日举行文艺晚会。20世纪80年代,电视机普及以后,全家人于除夕夜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成为新习俗。除夕午夜,新年钟声敲响,家家户户燃放鞭炮。近年来,城区禁放鞭炮,但农村燃放鞭炮烟花之俗仍盛。

沙元炳诸友雅集水绘园

□彭伟

沙元炳、许情荃诸友还常常雅集,互有诗歌唱和。1913年,沙元炳作有《癸丑三月三日仿兰亭修禊事,同人于雨香庵水明楼禊集分韵》。诗中写下水绘园中的美景:水明楼下洗钵水,当年曾照渔渔歌。良辰胜地两相值,不醉耐此流光河。又有赞同同人诗作的佳句:高篇大句忽照眼,许浑跌宕赵嘏多。此又何止压司李,直欲驾颉谷与坡。沙氏巧用古人名字,许浑、赵嘏,同为古代才子,此处指许情荃、赵少琴,两位诗友在水绘园修禊中最先完成诗作,才华横溢。“谷与坡”名义上说他俩可以驾车进入山谷山坡,实际上指许氏才华,直追黄山谷、苏东坡两位大诗人。此处略显夸张,但显出沙元炳对友人才华的敬佩。

许情荃的唱和诗作,如今难寻,实属不幸。幸运的是,他的后人不忘沙许旧谊,有诗重温水绘园雅聚雅事。1974年,许情荃哲嗣许来青老人经过水绘园,先是写下《过水绘园遗址口占》:“名园名士总成尘,香国依然桃李春。莫话前朝兴替事,沧桑俱是过来人。”他又作一首《甲寅上已寄莘堂老人,并简心竹、伯祥两翁》:“洗钵传修禊,当年集众宾。流光旋代谢,往事几成尘。难水怀佳士,狼峰忆故人。鲍卢皆建者,倘不负良辰。右稿敬乞,莘堂老兄呈教,弟许来青时年七二。”

数年前,笔者有幸从南通书商手上淘得此许来青手稿。莘堂老人姓汪,新中国成立前在如皋工作,后回南通。心竹、伯祥,也是南通文化界名人。鲍伯祥,东台籍诗人,热衷书法篆刻,善写隶书,寓居南通,服务于南通港务局工会,晚年回乡,任东台工艺美术厂艺术指导。卢心竹(1905—1987),南通籍诗人、教育家,工书画,江苏省文史馆馆员,紫琅吟社社长。

何故许来青要将此作寄示南通友人呢?他在诗中写有小字注解:前癸丑上已沙健公招诸老雨香庵、水明楼禊饮,是日先公诗先成,见《志颐堂集》。许来青读过沙元炳的诗文集,又了解父亲追随张謇、沙元炳,致力于实业救国、教育兴邦的史实,才有感而发,再续南通如皋两地文人情缘。

从民国精印的《志颐堂诗文集》到许来青作诗,前后约40年,沙元炳、许情荃的友谊,仍为后人所传诵。这不仅文人友情的传承,还彰显出两位诗人志趣相投,才能在政界、商界、教育界、文学界结为知己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巨

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

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

地名掌故

包场老街西街头的背后,即现包场中学的东侧,有一处令人既向往又胆怯的地方,那就是姚家沟和古家楼。这两处紧挨着,古家楼位南,姚家沟在北,相距三四十米。现在这里早已被夷为平地,建起了房子,可在早年,这儿则是我们儿时的乐园。

姚家沟,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小,水质清澈,深浅不一,它与东边不远处的牛屯沟相互呼应,如同一双明眸,给老街带来灵动和生气。

姚家沟何年形成,无从考证。为何叫姚家沟,大概与盐商姚家有关。在沟的南边二百多米处有一姚宅(原农具厂址),四关厢大院,一进三场心,房屋五六十间,据说还建有私家花园,置有花圃、假山、荷池,早年是包场镇上的大户人家。可能是在姚家建宅时,莫作屋基时,开挖取土,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条沟。这沟又不在姚家附近,不然怎会叫姚家沟呢?

姚家沟由于水清沟阔,给后街居民生活带来极大方便。居民们担水、淘米、洗菜、洗衣、洗被都去那里。每天上午,河边聚满后街上的女人们,她们一边干活,一边交谈,河边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,煞是热闹。挑水则在沟西边的僻静处,那儿没有人去淘米洗菜,这是大家约定俗成的,因此水质格外清澈。担水多

是男人,他们挑着水桶,踏上石条铺设的摊井,整桶水一拎就上来,然后沿着弯曲的小路,哼着号子,扁担起伏带有节奏地挑回家,倒入水缸。等水缸装满后,用明矾块搅动少许,让杂质沉淀下来,作为家里烧饭炒菜煮茶的饮用水。周边居民十分爱护这条沟,从不向沟里倾倒垃圾杂物。每年秋冬季节,生产队请来圈泥手,将沟底的污水围上岸,一来保持水质清澈,二来围上的污泥可给麦田铺生作肥料。

一到夏天,姚家沟成了人们纳凉消暑的好去处。炎热天气,姚家沟可是个天然大空调,午后时分,大人小孩三五成群来到姚家沟,纵身一跳,钻进清凉的河水里,一个猛子,潜到半河才冒出头来,用手一抹脸上的水珠,是何等惬意,何等凉爽。南北游上五六个来回,才觉得过瘾。然后上岸穿衣,带上农具,又赶去生产队上工了。傍晚放工,再来沟里泡上一通,劳累便一扫而光。

姚家沟可是孩子的乐园。夏天的中午或傍晚,孩子们在大人的看护下,像下饺子般一个个钻进水里,相互追逐,有顽皮的故意激起浪花,相互间打水仗取乐。沟有深有浅,初学的则在浅处游,不敢轻易去深处。有调皮的大孩,硬往深处拉,惹得他们哇哇大叫。其实,这也有好处,去了几趟深水处,他们也就不怕